

美国前犹太教徒穆斯塔法·莫尔德博士 (3/5)

评论:

属性: 经过40年的精神旅程后，波士顿的犹太语言学家在非洲找到伊斯兰。(三)

种类: [文章](#) [新穆斯林归信故事](#) [男士](#)

由: Dr. Moustafa Mould

发布时间: 12 Jan 2015

最后修改时间: 11 Jan 2015

1969年，我通过中东和欧洲回家，经停以色列。那时候我不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了，但即便是，我也很惊讶自己竟然对它那么失望。我知道一部分是文化冲击的结果，我离开了非洲内陆小镇，离开了热爱的工作和人们。但以色列人的无礼和自大仍然让我吃惊，他们更像是美国对法国的刻板印象。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，但我不能克服本应是自身文化和人民的疏远。

原则上来说，我拒绝访问西岸，因为他们在那里建立犹太定居点，但东耶路撒冷，我忍不住要去拜谒。站在所罗门神庙、岩石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旁边，我感触很深，但那时候还难以形容心里的感觉。现在想来，我感受到的是神圣，那是一种伊斯兰的神圣。更让我心烦的是，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明显歧视和二等公民待遇，即便他们已经是本国公民也罢。我成长在美国的亚文化中，犹太人始终都是公民权利、劳工和公民自由的最前沿的争取者。可对我来说，我在以色列发现自己不是犹太人。

接下来的十年，我在洛杉矶度过。1968年，我迷失了，这也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最骚乱的一年。虽然心里有所准备，但回到美国还是十分失望。白人隔离黑人，学生争取民主现代运动成了一群胡说的毛派，言论自由堕落成了肮脏诽谤。除了偶尔反战或反尼

克松游行外，我不再参与政治。70年代，曾被吸引后来又排斥加州的享乐主义。感谢真主，我的本性和受到的犹太教育让我守住自己，全神贯注于研究、攻读博士学位和从事教学工作，之后结婚，离婚，寻找体面的学术职位。这十年，两件事让我很愤怒：以色列利库德政府建立定居点，残害巴勒斯坦人；与南非联盟。我从一个非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坚决反犹太复国主义者。更让人气愤的是美国犹太社区的下意识支持。我对利库德的反对，只好默默地进行。难道我们忘记了数年前都一致认同的贝京之流的疯狂吗？

电视采访中定居点的几个犹太人，他们显然就是美国的犹太人。他们在美国长大，有着犹太价值观，在美国都在争取公民权利，但他们去了定居点到底做了什么呢？而且以色列的犹太反对者比美国还多。我感觉自己被出卖了，对这些非常惭愧和厌恶，当然，其他犹太人也有同感，只是他们不会说出来。美国著名的激进报人史东和支持巴勒斯坦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，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

1979年我刚离婚，未能获得终身职位，也很想念非洲，就去了内罗毕大学做语言学助理教授。我出发前父亲刚归真几周。到了学校，我和来自蒙巴萨岛的穆斯林系主任及历史学教授关系亲密，也慢慢和苏丹的阿拉伯语教授成了好朋友。我们经常一起在学校餐厅用午餐，他们知道我是犹太教徒，出于尊重和避免尴尬，我从不吃猪肉，而且我在很久之前就不再吃了。我们的话题很多，经常会谈到中东、伊斯兰和犹太教，他们反以色列不反犹太教让我很惊喜，我是犹太人反以色列让他们很惊讶。

工作之余我会补足未竟的阅读，期间重读了《圣经》，《旧约》澄清了许多古史年代表的混淆，也第一次读了《新约》，也重读了《古兰经》。我对伊斯兰的早期历史不是很了解，阅读中我对穆圣和圣训很欣赏。我也再次感受到了经训中对犹太人的谴责，记忆中《圣经》中对犹太人的谴责一点也不比《古兰经》少。当犹太人一而再的被驱逐出巴勒斯坦，拉比和犹太会堂被牧师和祭祀取代时，他们没有吸取教训，被驱逐出麦地那时，他们也没有吸取教训。他们理应受到谴责，但却说和欧洲犹太人情况不同，甚至是和哈里发时期西班牙犹太人也不同，难道他们和埃塞俄比亚甚至中国的犹太人一样缺乏《

塔木德》吗？顿悟是个障碍。

智者说，如果你的信仰羸弱，假装有信仰，那信仰就会加强。非洲人无论是基督教徒，穆斯林还是新教徒，都是有精神追求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无神论是不可思议和可笑的。想想自己，也经常会被问到信仰，但我从没有说过自己是无神论者，至少我是想要有个信仰的。可我不能说要像大马士革路上的保罗那样，灵感一现就有了信仰。对我来说，似乎说出的信仰慢慢能来到自己身上。

我像自己的英雄托马斯杰弗森一样，变成了一个自然神论者。也许，我会加入新英格兰地区的大众组织——一神论教会，他们接受耶稣是先知的概念，里面有许多有社会良知的前犹太教徒，三位一体基督徒和自由知识分子。

还有一个因素对我的信仰有影响，那就是我加入了内罗毕的交响乐管弦乐队/合唱团。他们虽然是业余的，但表现的却非常卓越。复活节我和朋友去听他们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，那是葬礼上的音乐。但它的宗教感强烈，庄严华丽，令人敬畏和激励人心。它不仅音乐优美，内容还十分有宗教色彩，主要是赞美主，谈死亡、复活、最终审判、永生等，听得人潜然泪下。第二天，我就加入了他们的合唱团。

接下来的三年，我们演唱了各种杰作：贝多芬、勃拉姆斯、巴赫和威迪尔等人的弥撒曲、安魂曲和宗教剧，尽管这些都是基督教的东西，而且其中还提到耶稣的神性，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，我只是帮助演奏美妙音乐而已。尽管如此，里面谈到的造物主的部分，深深打动了我，帮我重拾对主的信仰。当然，今天我也不会再唱“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是活神”之类的句子了。

<https://www.islamreligion.com/cn/articles/4043>

Copyright 2006-2015 版权所有。 2006 - 2023 IslamReligion.com. 版权所有。